

# 沙場二十年

(續完)

楊森

## 焦土抗戰火燒桂林

廣西多山，土質瘠薄，物產素稱不豐。但是自陽朔到桂林的灘水兩岸，山清水秀，綠野如茵，大有江南風光。俗稱：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陽朔山水甲桂林」，實地往遊，不過如此，陽朔縣城很小，幽靜得像是一座小村，也有些達官要人的別墅，座落在花木圍繞之中，只是規模並不怎麼壯觀，廣西人民的崇尚儉樸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長衡之敗，軍民一概遭殃，驚天地泣鬼神的流亡曲，在此譜出了第一章，軍隊在流亡，老百姓也在流亡，數以萬計的難民羣，爲了不甘忍受異族的欺凌與統治，拋棄田園，拋棄家鄉，沿着由湖南進廣西的大小路徑，扶老携幼，長途跋涉，一路風聲鶴唳，杯弓蛇影，謠言多如牛毛。——軍隊零零落落，三三兩兩，只曉得儘速往西南方撤退，沒有給養，沒有交通工具，他們自顧不暇，眼睜睜望着老百姓冒死前進，甚至餓斃路

畔，輾轉溝渠，內心十二萬分的痛苦，然而，確實是愛莫能助，徒呼奈何。

在陽朔、平樂、荔浦一線駐防的時候，每天都可以看到成羣結隊，精疲力竭的難民，潮水般湧來，有的人衣服財物都丟光了，有的人甚至把懷抱中的嬰兒都拋掉，因爲他們實在不勝負擔。我看他們壯志可欽，處境實在太可憫，想盡方法供應他們一些飯食茶水，稍稍指導他們路徑，儘可能調些車輛運送他們之間病弱婦孺，然而我們都以本身的給養已經有限，分一杯羹，杯水車薪，實在無濟于事，後來實在救不勝救，濟不勝濟，我只好慨乎長嘆，回想湘民何辜，遭此大難！

十月間，我奉命退守桂林，廿七日，敵人集結三個師團，向桂林猛撲，我方對桂林保衛戰的部署，已經初步完成。抵抗到十一月四日，敵用毒氣猛攻七星岩，我軍死傷累累，忍痛棄守，敵人據七星岩後，立即用大砲猛轟桂林街市，落彈相當的密，部隊忙于作戰，還要幫助老百姓救

傷。

黃旭初時任廣西省政府主席，白崇禧在當桂林行轅主任，我們相互仰慕已久，初次相見，極爲歡洽。攻防戰尚未開始時，白崇禧邀集黃旭初和我，舉行軍事會議，竟日討論桂林守與不守的問題。他即席宣佈說：大本營的意旨，鑒於湖南新敗，薛岳南撤，當時全國的兵力已經不多，外線作戰，消耗太大，因此指示我們，應以保全實力爲最高原則。我瞭解大本營的苦衷，以及通盤作戰的重要，因此，在會議席上，我也主張棄守桂柳。

白崇禧和黃旭初都贊同我的意見，終於決定將全省部隊轉進貴州，從容部署，期諸來日給予敵軍更重的打擊，桂柳既將放棄，少不得又要堅壁清野，焦土抗戰，自己先放起火來，以免留下物資資敵。桂林大火的那一夜，我住在白崇禧的大公館裏，親見火光燭天，名城桂林燬于一夜之間。當時我的心中，真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燒桂林的那晚，好些大綢緞莊，紛紛把他們的布疋搬出來，送給軍隊，因為送掉總比燒了的好。可是軍隊那裏要得完那麼多的布？結果多半還是陪同桂林名城，一把火燒得精光。

桂林燒了，我部沿黔桂鐵路，乘火車向柳州撤退，却不料途中竟發生一樁空前未有的大車禍，使我部官兵受了極大的傷損。

那時候敵機竟日肆虐，逡巡于桂柳上空，任何軍事目標，一經他們發現，必定立予炸射破壞，因此我們白天無法活動，連軍運都要等到夜晚進行。

輪到我軍出發的那一晚，一長列火車載的都是我軍人員配備，站務司車調度車廂，忽前忽後，拉來拉去，由於經驗不足，難免有點手忙腳亂。作為我司令部的那一節車，本來是在最後面的，調了半天却竟調在最前面了，於是，火車頭反而落到了我們的後面。

桂林車站負責人，爲了這一件事，特地找到我的車上來道歉，我還坦然的說：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？反正要以行車的便利爲原則。我們都是外行，請你們儘管相機處理。」

他很歡喜的啞啞而退，一揮綠燈，列車囁囁的向柳州行駛。

### 桂柳途中驚人車禍

半路上，有兩節車廂的鈎沒有搭牢，牽引力一大，脫開了，因此就有好幾節車，和整列火車脫離，副官匆匆的來報告我說：

「總司令，後半截車廂脫掉了！」

我一驚，急急問他：車長是不是有什麼辦法趕緊去把它們拉回來。

副官又說：所以現在我們這幾截停了車，火車頭到後面去接他們了。

我望了車窗外，黑黝黝的，遠山近樹一概不見，我正在耽心，暗想千萬不要在這時候發生什麼意外，然而，倏的轟然一聲巨響，猶如霹靂忽作，山崩地裂，車廂也在猛烈的搖擺起來。

我一跳，跳到車門口，扭開把手，躍出車外，四週仍是漆黑一片，但是耳朶中充滿了驚駭呼叫的聲音，我派人趕緊到後面去查問，他們帶回給我傷心悲慟的噩耗。

原來行車人員缺乏常識，後面雖然脫掉了若干節車廂，但是這些車廂由於物理學上的慣性作用，還在快速的向前滑動，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，火車頭拉了前半截列車倒轉去接，前半截和後半截正好猛力一撞，衝力太大，把前幾節車朝空中急推上去，因此一節車對一節車，深深鏗入，車中人馬，於是支離破碎，屍首狼藉。

這真是無比慘痛的一次教訓，我們的人馬裝備，損失不可勝計，當時已近天明，我命令司機趕快先把前半截車拉開，再用起重機將損壞的車廂一一拉起，推到軌道外面，同時又搶救傷患，辦理善後，但是天色越來越亮，情況十分緊急，挨到敵機一來，看到這個亂哄哄的場面，必定會大施炸射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我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只得指定人員留在現場監督指揮一切，我吩咐他們，最要緊的是趕快把車禍現場加以掩蔽偽裝，以免被敵機發現。然後，我令前半截車駛離

現場，趕往柳州。

經過柳州鐵橋，看見軌道兩旁，遍插紅旗，驀地想起一件事，民國廿六年上海大撤退的時候，奉命破壞的人員不等部隊開過，先就把橋炸了，搞得後面來的部隊無路可走，只好四散潰逃。我唯恐當年怵目驚心的往事，如今又會重演，特地叫車長停車，我親自下來，找到負責執行炸橋的一位低級軍官，我命令他說：

「後面還有無數的人馬和輜重，這座橋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以後才准破壞。」

「那不行啊？」那軍官愁眉苦臉的說：「這座橋照規定馬上就要炸了，何況，你們部隊一走，我們留在這裏又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告訴你後面還有大批部隊！」我發急的說：「二十四小時以後炸橋，這是我給你的命令，如果你不聽，我唯有拿你軍法從事。」

說罷，我匆匆上車，想了想，還是不放心，這位軍官眼見兵荒馬亂，未必肯聽我這道臨時命令，於是我又派一位副官，留下來，監視他們按照我的命令執行任務。

那曉得，我們這列火車剛剛通過鐵橋，後面傳來天崩地裂的連聲巨響，車廂猛烈搖晃，就像火山爆發，引起地震，我心知這下完了，鐵橋準定已被全部炸毀，回頭一看，可不是嗎？橋兩端的鋼架，正在徐徐的向河心滑沉。

我氣忿萬分，却是毫無辦法可想，即使下令查辦那個貽誤軍機，罪該萬死的小軍官，又能到那裏去抓他。

到柳江的當天晚上，被我派去監視炸橋的副

官回來了，他混身水淋淋的，狀至狼狽。他報告我說：他奉命以後，想跑到橋那頭去看住通電流爆炸的地方，可是他才跑到橋中央，轟隆轟隆幾聲響，橋身立刻分段炸裂，幸好他腳下沒有炸藥，但是威力過猛，正當他抱住一根鋼柱，那鋼柱轟地一飛冲天，把他連人帶柱彈上了半空中，然後畢直下墜，顛巍巍的插在河心，於是他才爬下鋼柱，泗水逃到岸邊。

廿四小時之內，後面那半截車一定可以開上來，鐵橋已炸，叫他們如何飛渡柳江？我採取緊急措施，集中工兵全力搭建浮橋，兩天以後，這些歷經艱危的隊伍，方始進入柳州，行李輜重，也都幸獲保全。

爲了避免轟炸，我的司令部設在柳州兵工廠的大山洞裏，我以丁治磐的一師守城，中央撥一支重砲兵團，劃歸我指揮，我把他們佈置在馬鞍山上，那裏的形勢，可以控制全城。

### 張發奎來共同作戰

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駐在柳州，我和他研商軍事部署，他的意下，柳州是西南名城，而這次日軍由湘侵桂，一定是假道而仰攻貴陽，但是桂林不戰而退，柳州又棄而不守，這樣等於日本人兵不血刃的進佔廣西全境，所以他堅持主張必要時寧可犧牲一個師，在柳州跟敵軍一拼。

我不贊成，因爲現在拱衛陪都的兵力已經不多，大本營既然命令我們應以保全實力爲原則。我把我的意見一提，張發奎却勃然不悅，他說：

「那麼，一切由你負責！」

責任我是負得起的，不過，我和他合作伊始，同僚間鬧出意氣之爭，將來必定還有許多掣肘的事情，造成更大的損失，那就不是同舟共濟之道了。於是，我忍讓一點，命丁治磐撥出一個師，在柳州正北一站之遙的大塘，趕築工事，以便固守，而以柳州爲前哨。

大塘後面，河渠交錯，星羅棋佈，我置一師人在這裏，祇是叫他們盡力而爲，抵抗幾陣，實際上並不完全遵照張發奎的意思，讓他們毫無必要的以身殉城。因此，我必需預先安排好他們的撤退之路，我派出工兵，在所有的要道上架設橋樑。

柳州保衛戰，是以我的部隊爲主體，從十月底起，我部漸漸的向柳州集中，當時我的作戰計劃，派第二十六軍守城，第三十七軍協同二十六軍一部，佔領柳江西岸的陣地，二十軍且守外圍據點，夏威集團軍連繫會守。十一月初，連日陰雨連綿，地滑如油，最前方的夏集團軍，被敵人從桂林南下的大軍制壓，無法移動。因此敵軍乘勢南下，十一月十四日突破夏集團的永福陣地，柳州一夕數驚，正好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楊漢域帶的第二十軍，在修仁 and 日軍第三師團狹路相逢。二十軍和第三師團是死敵，從鄂南、湘北一直拼力纏鬥到廣西，向來總是第三師團吃二十軍的虧，打過無數次敗仗。這一回二十軍兵員缺乏，武器窳劣，偏偏和這支死對頭遭遇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第三師團硬把二十軍緊纏不放，展開你死我活的一場惡戰，於是，絆住了二十軍協守柳州外圍據點的重大任務。

十一月六日，柳州保衛戰開始，二十六軍孤軍奮戰，馬鞍山上的砲兵爲阻敵於柳江南岸，一陣砲打過去，這才發現重砲的效率太差，運轉又極不靈便，而我們的前敵部隊，起先對於重砲的估價太高，於是戰火一開，兩支部隊叫苦連天，敵人排山倒海的衝來，這邊的火力根本就制不了他們。

苦戰四天，九日，敵軍突破柳州據點，廿六軍有兩個團被敵人包圍，左衝右突，無法脫離日軍的火網，損失慘重。

我一看這個戰沒法打，便接受指揮官的要求，將部隊和砲兵，一概撤到後面的大塘防線。

### 砲彈打到了我腳邊

桂軍海鏡強的一個師，駐在羅城與宜山，本來是掩護我們撤退的第二線，也劃歸我指揮。柳州戰起，他便來電話說他的位置太突出，想往後面撤，我請他先撤到忻城。柳州失陷，大軍按照原定計劃退入貴州，應該在荔波、獨山一帶，和廣西相鄰的地方停止，重新佈署防務，再利用有利地形，與敵接戰。

海師長一退，我的後方頓成空虛，而且自從我准許他退守忻城，司令部已有兩三天不會和他連絡，因此我心裏不無惴惴，就怕他不可靠，不遵我的命令，退到更遠的地方去。

我帶了二十軍和二十六軍，轉進三岔、中脈、小長安之線，快到天河的那一天路程，所走的是高山峻嶺間的羊腸小道，路窄坡陡，人馬困頓萬分，當晚我見到人人疲態畢露，難以支撐，

只好隨便找個小鎮宿營，雖然明知附近不會有敵人，但是爲了防範土匪和搶槍的老百姓，我仍舊派出斥埃和守衛，認真戒備。

把大隊人馬剛安頓好，斥埃回來報告，說是距離天河二十里，就在我們前面不遠之處，有一塊平陽大壩，壩上紮起大批帳篷，駐有無數人馬，也在那裏宿夜。到底是友軍還是敵軍，一時也分辨不清。

我心想，海師長充其量不過在三天前撤離羅城宜山，敵人再快，也不可能抄到我們前面，因此根據我的判斷，鄰近我們駐紮的，一定是友軍。爲時已晏，沒有什麼特殊緊使事情，就等到明天早晨，再取連絡也罷。

人困馬乏，休息了一夜。天亮後，我們還要等待落後的電臺和衛生隊，他們一到齊，大軍又要出發。然而就在八九點鐘的時候，電臺方面驟然槍聲四起，一聽聲音，就曉得是敵軍普遍使用的重機關槍，這一下，可把我嚇了一大跳，立派特務營去查探究竟，俄頃回報，昨夜和我們相距咫尺，一道紮營的，居然正是敵軍。這可見海師長實在退得太快，因而使我們的衛生隊被俘，電臺已被包圍。

我聞言出了一身冷汗，真是好險好險，立派一彪軍，解了電臺的圍，然後和敵軍短兵相接，惡狠狠的打了一整天，雙方各有死傷，一到晚上，我下令照原定方向，繼續往貴州撤退。

部隊開始移動，我從借住的民房，匆匆出外，騎馬進發，左腳剛一踏出房門，就聽到「咻——」的尖亢長鳴，我大叫一聲不好，身子一挫

，眼見一顆砲彈，落在我的腳邊，它在地面滾了兩滾，方始停止不動。

衛士們看得呆了，清醒過來，紛紛的向我道賀：

「到底是總司令命大福大，砲彈打到腳邊，居然它就不炸！」

我說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趕緊走吧。

入天河，千山萬水，曲徑鳥道，我們總算到達荔波與獨山，而這一支跟我們親密得很的敵軍，却在遶道荔波之後，就此停止前進。

在獨山，我們奉命到軍械庫領取槍械子彈，以資補充，當時領得機槍三十挺、步槍一千支、子彈二十萬發。我部下一看庫裏的槍械還多得很，回來報告我。我知道獨山附近只有我的部隊，敵人一來，無論是留下或者破壞，豈不是太可惜了。於是我親自去辦交涉，希望能夠把軍械全部交給我們。

回答是：不行，因爲沒有得到上級的許可。

我趕緊請示大本營，大本營的批示說：當然可以儘量取用。我再找軍械庫管理人員，他們照樣把釘子給我碰，說是這樣不合手續，他們並沒有接到上級的通知，我氣急了，大聲的質問他們：

「有軍火彈藥，你們不肯發給部隊，敵人打了來，你們搬又搬不走，那又怎麼辦？」

他們的答覆，真是洒脫之至：

「搬不走，我們寧願炸掉！」

我無話可說，憤然離去。後來我回重慶，曾經將這件事當面報告委員長，蔣先生聽了也很生

氣，他下了一道手令：嗣後在何戰區，當地的一切事宜，都要遵從最高軍事長官的節制。

## 且戰且退節節抵抗

我是從十一月十二日起，一路且戰且退，節節抵抗，一面向龍江河轉移，就在這時，由柳州向西進犯的一支日軍，大約有三千餘人，竄大浦，急攻宜山，我的二十軍已經進到宜山以北了，四十六軍還在後頭，大本營要我們就地拒敵，十五日宜山失陷，我退守在他們北邊，也就是天河一線，使他們無法北進。四十六軍方面，則因爲左側感受威脅，被迫向宜山東南地區移動。不久，我們又奉命往守由安馬鄉到羅城之線，羅城在天河東南，地勢很高，大本營的意思，大概是要我們堵截柳州、宜山兩路敵軍往北路攻打。

卅七軍和廿六軍之一部，退守宜山以西的懷遠和北旺，懷遠在黔桂鐵路線上，地位相當衝要，但是廿六軍還不會到達，卅七軍猶在北旺附近，敵軍已經攻到懷遠鎮外，當時懷遠鎮上只有工兵第八團、砲兵十四團的一個連，戰砲總隊一個連，再就是停在那裏的五輛戰車，這裏面沒有一名步兵，在強敵壓境的時候，他們就這麼臨時拼湊起來，猛烈抵抗，誓死不退，居然抵抗強大敵軍前後歷時五天的猛烈攻勢，最後敵軍還是拿他們無法，只好轉移主力，從安馬附近竄過去，繼續西侵。

卅七軍也是只有部份兵力在北旺，抵擋不住佔盡優勢的敵軍，於是有一聯隊敵軍迂迴到達金城江，在車站堆積如山的輜重，以及萬萬千

無法撤退的難民，悉數落入敵軍之手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大本營重新佈署，二十七集團軍固守金城江以西，到思恩的一線，以資確保黎明關。黎明關在黔桂邊界，山環水複之中，它是貴州西南的屏障，這一處險隘再要失守，陪都方面更不知要怎樣的驚惶。

從十一月二十日守到月底，足足守了十天，這時候，湯恩伯調集各路大軍，兼程馳援，十一月三十日，他派軍接替我的防務，自長衡會戰以來，至此始算是有了建制完整的部隊，從容拒敵於黔桂之間。

然而當時情況確實危急萬分，沿黔桂鐵路長驅直入的敵軍，已經陷獨山，下八寨，一逕打到雷山、榕江，進入貴州的心臟地帶。我都退到了都勻、麻江，準備率領殘衆，與陣地共存亡了。湯恩伯到了，我真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。

趁着援軍抵達，士氣昂揚，我重整殘部，勇往直前，幾度猛攻，總算將士用命，爲我攻下了雷山、榕江，和原在我手的鎮遠，構成一個鐵三角防區，我雙手移交湯將軍，藉以證明，我們師老而兵不疲。

這一次惡戰，從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，敵人兵分三路，直下長衡，然後到同年十二月初，我移交黔中防務，時間長達六個多月，由五月初夏，打到了臘月飛霜。我統率殘破不全的第二十七集團軍，轉戰湖南、江西、廣西、貴州四省，大小百餘戰，於役數千里，幾經顛沛，眼見藩籬盡撤，損兵折將，最嚴重的時期陪都爲之震動，抗戰以來，敗局從無此次之慘，軍民犧牲獨以

斯役爲衆，認真檢討，非戰之罪也，實人謀不臧，有以爲之，越發如此，越是難以遏忍我內心的悲痛。

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，臨危受命，遠自西安趕來，桂林失守的那天，他在重慶，奉到蔣先生的面諭，連夜急馳貴陽，那時候，他的部隊，僅有孫元良的一個集團軍，剛剛由陝入川，他單槍匹馬，到貴陽就任湘桂黔三省邊區總司令，十一月中旬，孫元良集團軍方自重慶出發，而前線軍情緊急，我們苦盼援軍，無異度日如年，最後，我橫一橫心，決心一死報國，而孫部於焉忽然來臨。大本營頒下命令，認爲我軍轉戰日久，爲整補戰力，應即向北撤退。湯恩伯大軍一到，日軍亦以戰線拉得太多，供應不繼，兵員缺乏，早呈強弩之末，不足以穿魯縞之勢，雙方相持很久，在此相持時期，桂柳會戰也就宣告結束。

### 最可哀的難民羣

時至今日，猶憶死守都勻、麻江的那一段時期，天寒地凍，將士衣食不週。我所統率的大軍，幾乎找不出一個完整的單位，而強敵環伺，猛攻不已，我爲了振奮士氣軍心，日夜不休的在最前線巡視，勉勵官兵，爲國前驅，奮勇殺賊。當時所憑恃的，唯有一片孤臣孽子之心。我想全軍上下，可能人人都抱有和我相同的心理，否則，一支敗兵猶能轉戰萬里，屢挫敵鋒，未免就太不可思議了。

回首當年，最最令人怵目驚心，心酸難忍的，還是那些義不帝秦，死且不畏的大批難民羣。

難民以湘桂兩省的老百姓居多，湖南人循湘桂公路，翻危峯絕嶺，一路上凍餒而死，輾轉溝渠，可以說無處無之，敵軍迅速入桂侵黔，又造成了千百萬衆的難民，蜂湧般的北上貴州，以至重慶。這一次難民潮的濶大壯觀，悲壯激昂，曾有人譽之爲「中華民族最壯麗的史詩」。

在柳州車站，大軍行將撤退的剎那，數萬難民佔據了所有的車廂，他們不分男女老幼，只顧逃出家鄉，站着、坐着、躺着、縮着，只要有方寸容身之地，可以隨車撤走，他們死也不肯放棄。沒有吃的，沒有喝的，甚至連大小便都從就地解決，年青貌美的太太、小姐，當衆便溺，不顧羞恥，那時候真是毫不足奇。

那時候，幾乎東方的太陽一出，日本軍機便接踵來到，不恤民命，濫施炸射，我一再出示，派人曉諭勸促，請難民們不要在火車站聚集，徒然給敵機裝造顯着的屠殺目標，敵機真也一天天的炸死成千累萬人，可是他們依然不退，不走。我自柳州撤退的那一天，司令部掛了一節專用車廂，我到柳州車站一看，車頂上密密麻麻的坐滿了難民，車身下，鐵輪與底板的咫尺之間，竟然也有數不勝數的「黃牛」客，他們或她們，用一條粗麻繩，把自己牢牢的縛在某一點，就以爲走得成了。

我心中萬分着急，萬分傷痛，我親自爬到車頂，鑽進車肚，向那些急於撤退，不計生死的難胞曉諭利害，車身一動，車頂上的人坐不住，其結果必然是摔得粉身碎骨，繩子一斷，擦及路面或鐵軌，車肚裏的人也只有死路一條，然而不管我說

# 新亞出版有限公司

## he Hsin Ya Publishing Company, Ltd.

82, Huai Ning Street, Taipei, Taiwan

號二十八街寧懷市北臺灣臺

四九二三一：戶帳撥郵 三九九三：號掛報電 五一二〇三三：話電  
報書童兒誌雜 報畫藉書西中 行發及版出

誌雜報畫銷暢最觀美最東遠理代總家獨

<p>誌 雜 性 女 刊月色彩文中 元二十本每售零 元十六期六年半 元五一一期12年全</p>	<p>畫 影 港 香 元八十號大特月元 元二十本每起月二 元八十六期六年半 元〇三一期12年全</p>	<p>誌 雜 外 中 刊月色套文中 元二十本每售零 元十七期六年半 元〇二一期12年全</p>
<p>庭 家 與 女 婦 刊月半色彩英中 元十本每售零 元六十九期12年半 元〇八一一期24年全</p>	<p>刊 畫 天 今 刊月彩十英中 元十本每售零 元五十五期六年半 元百一期二十年全</p>	<p>刊 週 視 電 國 中 刊週彩七文中 元四本每售零 元十八期26年半 元〇五一期52年全</p>
<p>刊 季 家 業 企 刊季色套文中 元十本每售零 元十二期二年半 元十四期四年全</p>	<p>刊 畫 光 觀 刊月色彩英中 元八本每售零 元五十四期六年半 元六十八期12年全</p>	<p>界 世 日 今 刊月半色彩文中 角五元三本每售零 元二十四期12年半 元十八期四廿年全</p>
<p>選 文 國 中 刊月色套文中 元二十本每售零 元十六期六年半 元五一一期12年全</p>	<p>誌 雜 童 兒 幼 福 刊月彩七文中 元六本每售零 元五十三期六年半 元五十六期二十年全</p>	<p>集 影 行 門 金 金燙彩七型巨 畫如景美光風地戰 元 30 裝 精 元 20 裝 平</p>
<p>誌 雜 文 英 生 學 茂並文圖照對英中 表照對詞難附期每 元三本每售零 元十二期八年全</p>	<p>誌 雜 華 中 刊月色套文中 元八本每售零 元五十四期六年半 元五十八期二十年全</p>	<p>誌 雜 方 東 刊月色套文中 元八本每售零 元五十四期六年半 元五十八期12年全</p>

得多麼情詞懇切，唇敝舌焦，他們依然置之不理。火車開了，一路上耳中只聽到慘呼驚叫，悲泣呻吟，有人在鐵橋上被支柱掛走，有人繩斷身落，轉瞬間被後面的車輪碾成一片血肉模糊。中華兒女，至此面臨最慘烈的噩運。

然而，最慘慘的死事，仍還阻止不了中華兒女求生存，爭自由的決心，只要火車通過，沿途有人看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不論斷手殘足，都會

手足並用爬上車來捨命相隨，秋末多初，黔桂邊境嚴霜飛雪，像那那樣難以承足的冰雪大山，難民羣照樣前仆後繼的爬過去。

我為他們的偉大精神深深感動，捨身取義，沒有人表現得比他們更徹底了。他們寧願慘死，也不甘落於敵人之手，這是民族的正氣，國家的希望。因此，我接二連三的打電話到貴陽，督促他們趕緊派車來接運難民，同時我又電呈 蔣先

生，請他特派大員，撫輯流亡。

蔣先生於是特派張道藩先生，兼程下黔處理難民事宜。張道藩是貴州盤縣人，那一次，他為地方桑梓做了不少的事情。

就在這時候，最高統帥蔣先生拍來電報，命我到重慶逃職。抵渝後，中央旋不久便發表我為貴州省主席。便在抗戰勝利即將來臨，黎明前的大黑暗時期，我暫時結束了二十年的沙場征戰生涯。